

□ 同济大学 王晓明

《梁祝》在越剧与黄梅戏演绎中

的主要差异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说在民间广泛流传,许多地方戏曲剧种中都有对这一题材的演绎。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载:“取材于梁祝故事的地方戏曲作品很多,除越剧外,川剧、滇剧、湘剧、赣剧、徽剧、粤剧、河北梆子、梨园戏、豫剧、楚剧、武安并调落子,河南曲剧、京剧等都有自己的演出剧目。”^①

越剧声腔清悠婉丽,优美动听,表演真切动人。《梁山伯与祝英台》是越剧的代表作之一,几十年来在各地流传,它的剧本、唱腔、表演、舞美设计已经基本定型。《梁祝》中有许多经典段落,如草桥结拜、十八相送、楼台会、山伯之死、化蝶等等。

黄梅戏是我国戏曲的主要地方剧种,“以唱腔通俗优美,剧目雅俗共赏而享誉梨园。”^②黄梅戏唱腔简洁明快,纯朴浓郁、极富乡野气息,具有雅俗共赏的美学功能,以及叙事与抒情兼备的极强感染力。黄梅戏剧目《梁祝》在传统的故事框架内,作了较大幅度的重新创造,有意识地加强了作品的乡村民俗风味。

黄梅戏和越剧《梁祝》剧情大致相同,但演绎方式有许多不同之处。以下按照《梁祝》的剧情发展,择差异较大的部分进行阐述,不尽完备。

黄梅戏中梁祝人物一出场,便自报家门,交代了家境和理想。两个年轻人都是离家求学,梁山伯是山沟里走出来的穷小伙,憨厚朴实,他的理想不过是中秀才教乡童,供养老母,“置十亩薄田两头牛”,读书只是他改变窘境的途径,可说是胸无大志。而祝英台和他迥然不同了,想跳出闺阁追求

自由,她是志向远大,仰慕昭君、蔡文姬。

在越剧《梁祝》中,也有“草桥结拜”,其中《我家有个小九妹》更成为家喻户晓的名段。这里,梁山伯的境遇明显比黄梅戏中的男主人公要好,见识也广,至少算得上一个普通人家走出来的书生,配一个书童也合情合理。在草桥初遇时,交谈中梁山伯感于祝英台谈吐不凡、志向远大,先提出结为兄弟的要求。他们是因为志同道合而义结金兰。

故事继续发展,梁祝同窗共读三长载,情深义重,祝英台巧妙掩饰自己的破绽,并逐渐对梁山伯产生了爱慕之情。

黄梅戏中,在学馆,梁祝二人同居一室,在共同的学习生活中互相帮助,情谊日深。“学馆立规”一场,为了护住女儿身,祝英台给梁山伯定了许多规矩,包括不能到她的床上,不能看她梳妆等等,梁山伯一一照办,却丝毫没有对祝英台的身份产生怀疑。梁山伯是在同学的猜疑和游说下才迷迷糊糊地去看祝英台的耳环印和她纤细的小手,被祝英台简单几句就蒙混过去,这就突显出梁山伯的淳朴单纯、甚至有点愚钝。祝英台爱上他,似乎有点不够理由了。

越剧里面,梁祝共处,形影不离,“男女授受不亲”,睡觉时英台就在床中间放一碗水,这些小细节都很有趣味。梁山伯自然也察觉到祝英台身上的可疑之处,梁山伯问起她的耳环痕,还害祝英台紧张了一阵并慌忙解释,用假装生气来了结。这也可以看出梁山伯也是善于观察的,和黄梅戏的梁山伯有

很大不同。两剧中人物性格差异也越来越明显。

后来,祝员外写信要英台回家,临行前的演绎方式又有不同。在黄梅戏中,祝英台将专为梁山伯精心制作的绣蝶红鞋托付给师母。同样是托媒,越剧中祝英台是将蝴蝶玉扇坠交给师母,叫她去转交梁山伯。在笔者看来,赠绣鞋显得直露,玉扇坠则多了一丝含蓄与庄重。

祝英台接到家信要返家,梁山伯依依送行。越剧中有《十八相送》,黄梅戏中有《英台别友》,它们都是各自剧目中的重头戏。

在这场戏中,越剧和黄梅戏都表现了祝英台想表明自己是女儿身,一吐心中积蓄三年的情意;梁山伯却浑然不知。最后英台只得托身九妹自许终身,巧妙的比喻,机敏的情趣。

从唱词中可以看出,越剧和黄梅戏英台比的景象有很大不同,各有特色。越剧明显比黄梅戏要雅,祝英台点拨梁山伯的说话方式也显得更为含蓄,祝英台作为一个大家闺秀,她欲说还休的娇羞矜持也溢于言表。越剧创作中,英台比物可以看出了一定的民间生活的元素,但黄梅戏带有更多当地村野的气息,如采茶姑娘、对情歌等,而且祝英台的表达来得更率性奔放。在黄梅戏中,许九妹后还提到“留有绣鞋作信物,你向师母讨聘媒”,在越剧种没有任何提示,是梁山伯回书院后,师母交给他祝英台的定情信物玉扇坠,并说破英台的身份。

直到祝英台走后,梁山伯才知道了祝英台的真相和她对自己的情意。他急忙赶到祝家求婚,不料祝英台已被许配给了有权势的马家。这部分的剧情可以说是大致相同。

黄梅戏中,有梁山伯愤而“闯帘”,吐血病倒,祝英台托人送来独特的“药方”。“描药”这一段,真可谓别出心裁。“山伯描药”这是绝望的呼喊。十样东西,没有一样东西是可以求到的,用来说明绝望之深。

而越剧中,“山伯临终”是悲剧的最顶端。梁山伯相思成疾,收到祝英台的来信,悲痛欲绝,更直接地抒情,柔肠寸断。“梁山伯与祝英台,前世姻缘配拢来”,那份喜悦不言而喻,可这份喜悦太短暂了,很快他便得知九妹被许配给马文才,这对山伯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感情上的大起大落可想而知。山

伯病危,无所望唯求见英台一面,怎奈英台已是马家人,欲见一面已不能,“神思恍惚饮食废,百结愁肠解不开”,山伯在怨恨中死去。

最后的化蝶,黄梅戏中,祝英台悲愤呼唤着梁山伯的名字叩开墓门,腾身跃入。而在越剧中,祝英台去祭祷,忽然天昏地暗,狂风大作,梁山伯的坟墓爆开,祝英台见状跳进坟台。随后,一对彩蝶从墓中翩翩飞出。这里面,前者是主动叩开墓门要进去,后者是坟墓爆开让她进入。同样的化蝶,也有细微差异。个中深意,限于篇幅,不一一赘述。

值得一提的是,越剧的舞台艺术在注重内容美的同时,更加注重形式的美感。美轮美奂的舞台艺术,渗透到导演艺术、灯光、服装、音乐、化妆、布景等方方面面,使越剧舞台艺术呈现美不胜收。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一剧目的舞台布景,出人意料地全部采用铁艺构造,按理铁艺是冷色的、沉重的、坚硬的象征,但该剧的铁艺制作,细巧精良,构成一个个几何图案,配上鲜艳的花束和七彩的灯光,使铁艺装置的布景看上去晶莹剔透,充满生机。全剧的灯光处理变幻无穷,色彩瑰丽,服装更是雅致飘逸,毫无俗气。

而新编黄梅戏《梁山伯与祝英台》运用其黄梅戏朴实独特的表现手法,将这一爱情故事演绎的生动感人。全剧音乐优美感人,情节有趣生动,其中“共读”“相送”“访友”不仅充分表现了戏曲的魅力,同时也采用电视的特性,扩大了舞台空间,使剧情以及人物更有张力。

总体来看,越剧与黄梅戏《梁祝》各有千秋。越剧本身细腻抒情,富有诗情画意,总体风格以柔美为主。黄梅戏也擅于叙事抒情,而相对较为刚劲,简洁流畅,清新纯朴。越剧《梁祝》典型地具备了才子佳人缠绵悱恻的特征,文人意味比较浓厚,黄梅戏版本则更类似乡村小儿女的爱情故事,唱词俚俗得可爱,乡野风味较重。

参考文献:

①《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第21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版

②《黄梅戏通论》,安徽省艺术研究所编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